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七辑

弃儿汤姆·琼斯

Tom Jones the History of A Foundling

[英] 亨利·菲尔丁



中国文联出版社

——Mores hominum multorum vidit——

**敬献于
钦委财政委员会之一员。
乔治·李特勒屯大人**

财政委员会委员执事台前：

我请执事准我把大名题于本献词之端，其事虽始终遭到执事的拒绝，可我仍坚决认为，我愿执事护持此书，绝非分外之想。

首先，此书所以能有开始之一日，这都要归功于执事。我最初念及这种写作，却是出于执事的意愿。此事已逾多年，也许早已为执事所遗忘；但在我看来，则执事之意愿即是命令，我一旦铭之于心，即永远无磨灭之时。

其次，此书尚非出于执事之助，则将永无完成之日。执事听到我这样说，请不要惊异。我决无意使执事蒙上从事稗官小说家言之嫌。我所以称此书出于执事之助者，只是为了说明，我在写此书的绝大部分岁月里，衣食的费用多是执事资助。此又一事顺我提醒执事者；因执事对某类情事特易遗忘，而我却希望对此类情事之记忆永胜于执事。

最后，此书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出于执事的恩赐。如在这书中，曾写出一颗仁爱之心，如人所乐于称道者，而此仁爱之鲜明强烈，又远胜他书所写，所以凡执事的朋友中特别深知执事者之一，谁复一见此书却不知其中所写之仁爱从何处模拟而来者？我可自信，世上绝没有人随便恭维，以其所模拟者为我自身。但此并非我所计者；我只希望世上的人都能承认，我所模拟之二人（亦即世上最仁爱善良，最受景仰之二人），皆为对我忠贞坚定、热诚护持之良友是也。我有这二良友，本可心满意足，但我的虚荣使我想在二友之外再增一友。其人不仅在阅阅方面，且在为公为私，对内对外之道德方面，均极伟大高尚，其人即白德弗得公爵。我在此处，一

方对公爵的隆遇优宠、满腹经纶，铭肌镂骨，另一方又顺请执事见谅，因我又顺提醒执事，我所以得到公爵的青睐，实由于执事的推举。

我现仍欲一明究竟者，即我请求执事假以大名，以光耀此书，却为何遭到拒绝？噫，执事对此事奖誉称扬，过甚过浓，因使执事羞见大名于献词之端也。然而，如果此书使执事不羞于赞扬它，则我所处所说的，也就没有使执事为这书感到羞耻的理由了。我决不能因为此事曾遭执事的称扬而放弃此书应受执事提携奖掖之惠。因我虽应自受恩实多，但执事对此书奖掖提携之惠，却不在我所受恩之数，盖我深信，此所恳请和友谊无甚关联，所以它既不能左右执事的明断，也不能有伤执事的正真。执事之仇，应当称赞，执事亦一定会不论何时都称赞它，如执事之友，如有过失，执事亦必不会谬加称赏，至多也不过不肯定罢了，即使有友人过受苛责，执事亦不过轻为缓颊，不能反加称赞了。

所以，我很怀疑执事会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是因为执事有美好的品行却得不到世人称赞的缘故。我固尝留意了，执事和我其他二友，有一共同之处：即己之善行，虽有人轻微道及，亦均非所乐闻。执事诚有如彼伟大诗人对执事三人中之一称道（彼虽只称道一人，却同样和三人无愧）：你为善不使人知，见誉面红耳赤。

执事恶人称誉，虽不如世上恶人的诽谤，所以执事见我深知执事的品德而害怕，固应然矣。善所惧在于诽谤，则受害者所受之害愈大，其诽谤愈甚，他的害怕亦愈甚；执事即惧誉如惧毁，则受恩者所受之恩愈大，其誉亦愈甚，其可畏亦愈甚。执事怕我的赞誉，和别人害怕诽谤一样。

且此惧毁之心，势必与其人取毁之道俱增，其人有以取毁之道愈多，其所受之毁亦愈多，其惧毁之心亦愈甚。如其人一生都为受诽谤，所以要是一发怒就有机会让诽谤者所乘，则其战栗也固宜。以此理推断，执事既见誉而生厌，则我使执事生厌，事实也就明显了。

然而我有下忱，如果执事倍之，则我之所欲，即可得满足却毋

生疑，此下忱亦即：我将永以执事性之所喜者置于我心之所欲者之上是也。我于此献词即可以此意之明显实例置于台前，因我于此献词中，决心取一切献词为范本，其所著并非施惠之人所极应身受者，而为其人所喜注目者。

以此，我毋须更加赘言，而径将数年辛勤所获献于台前是也。此辛勤所获究竟有无可取的地方，执事已所深知。尚由执事对此书加以称赞，我径亦认为其尚可见重于世，则我此种尚可见重决不能谓之为虚荣；因执事如对任何他人的作品有所赞扬，我也绝对服从执事的意见。自其消极方面言之，我至少可得而陈述者，即我尚明知此书有重大缺陷，则绝不敢腆颜求执事对此书加以奖掖护持也。

我所希望者为：读者见施惠于我者之大名，即可于开卷之时深信不疑，在全书中定无有害宗教，有伤风败俗之处，绝无不合严格礼教风化之点，即最纯洁贞正之人读之，亦绝不至刺目而忤意。不但此也，我且于此处郑重宣称，我在此书中全力以赴者，端庄善良与天真加于阐扬。此真诚之目的，曾谬蒙执事认为已经达到，实则此种目的，在这些作品中是最易达到的。因一副榜样即一幅图形，在此图形中，道德即成为有目共睹之实物，且于其玉体莹然裸露之中，使人起明艳耀眼之感，如柏拉图所称道的。

除阐扬道德之美以使人仰慕敬爱之外，我可使人深信，人之真正利益之端在于追求道德，以此试图诱人以道德为动机而行动。欲达此目的，我说的是：内心的平静是道德和天真的伴侣，罪恶的所得，永不能偿内心平静之所失。且平静一失，罪恶于其空处引入吾人之胸中者即为恐怖与焦虑，即使罪恶有所得，亦不能与恐怖与焦虑相触。再者，此种所得之本身既概无价值可言，且其达到此目的所假之手段，不是卑鄙就是可耻，甚而其至佳者亦均不能稳定，或更往往充满危险。最后，我亦力图使人相信，道德与天真，除缺乏审慎而外，几无其他可使之受到损害；惟有缺乏审慎，始往往使之误陷欺骗及邪恶之所设之牢笼圈套中，我所最致为者即在于此。因此事之教育为一切教育中最有望成功的。盖化贤人为哲人易，化恶人为贤人难，此我所深信者。

为达到这种目的，我在这书中用尽了我所善长用的“谐”与“谑”，以嘻笑怒骂鞭策人类，使之鉴于己身所习之愚昧与邪恶而改之。我于此善意的企图究成功几许，只有全凭坦率的读者来评价。我所要求读者只有二事：（一）读者不能于此书求全责备；（二）尚此书某部或有优点，而其它部分就没有，也请读者谅解。

属笔至此，应即毋庸再向执事絮烦。我本打算写献词，而实则献词已衍而为序言了。然我又有何术能使其不如此呢？称扬执事我不敢，而避而不为之方，我所知者，亦只有二途：即执事在我意念中之时，我或则完全缄默无言，或则一心转入其他意念。

我在此札中所陈述的，非但未经执事同意，且皆违背了执事的愿望，此我请执事见谅。又恳请执事，至少许我以公开形式称而宣之，我对执事最景仰，最感戴。

鞠躬匍匐犬马厮养亨利·菲尔丁也。

此卷对弃儿之所叙，只 第一卷 尽在本史初期读者对其 出生所须知或应知者

第一章 卷首引言，或筵上菜单。

一个作家，不应自认为是以私人身份设宴待客或设食济人的绅士，毋宁自视为开设饭馆的老板，对于所有花钱惠顾的人，一律招揽。在前一种情况下，食物都以招待者而定，自不待言，而且即便他之所备，极为草草，使他招待的人难以下咽，而被招待的人，也绝对不可能有所挑剔；不但不能挑剔，他们为礼貌所拘，反倒对于摆在面前的东西，不论是什么，都应虚夸一气，假赞一番。而对开饭馆的老板，情势与此却正好相反。凡是光临惠顾的客人，既然掏了腰包，那就不管他们如何食不厌精，如何嗜异成癖，他们也都要坚决要求，给他们端来的东西，必须适口可心；如果不适口可心，那他们就认为，他们有权对所备之物，肆意指骂，尽情诟责，大骂遭瘟该死。

因为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那班诚实为怀、善良居心的饭馆老板，为了避免因肴饌不合胃口而得罪顾客起见，通常都备有菜单，以便所有光顾的人，一进门来，就可以仔细阅览。顾客通过菜单，对于想要得到的款待，有了清楚的了解，就可以作出决定，或者就在这家饭馆呆下来，细细品尝给他们预备的东西，或者去到另一家饭馆，享受更可口称心的食物。

对于一切人士，凡是有明达之识或明哲之智而对二者都不吝赐教的，我们既然都不耻求教，因此对于这班诚实为怀的饭馆老板，我们也移樽请益，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启发，不但对我们全部的款待，先以菜单总目，并且对本卷和后面各卷提供的每样饕客之食，还备有菜单分目。

我们这里所备的是什么呢？并非其他，乃是人性。我的读者既然都通情达理，所以他们尽管最喜珍馐美味，我都从来没有担心过，害怕他们会因为我所举出的美味，只有一味，就失惊奇怪，吹毛求疵，生气动怒。甲鱼之为物，像布里斯托的区长先生——对肴饌有渊博学识的人——由于见多识广而深知熟悉的那样，除了鳖裙或者鳖边，是鲜物美味以外，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萃于一身。学识渊博的读者，也不会昧于事理，不知人性一事，虽然在这里只概括在一个总的名称之下，却包罗了繁多丰富的品类，所以，尽管世界上有种种荤菜素菜，而一位厨师，却不必费事，就可以样样做得出来；但是一个作家，要把人性这个包罗万象的题材，详尽无遗地精研细究，却非常不易。

令人担心的是：口味更高的人，也许会认为，这盘肴饌太平常，太庸俗，因而提出异议；因为书摊上到处摆放着的传记、小说、戏剧、诗歌里面，除了这个题目，不是再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这好像不错；但是，一位美食家，如果因为在穷乡陋巷中，看到名为甘芳实非甘芳的东西，就据为口实，把所有甘芳之物，一概以平常、庸俗贬之，那他自然要把许多真正的甘芳之物，当面错过。因为按实在的情况说，在作家所写的东西里，难于见到真正的人性，也正如在铺子里，难于遇到真的巴正庸火腿或者波娄尼严腊肠一样。

不过，如果把这个比喻继续用下去，那就可以说，此书全部的要点，只在作者奏刀的手段，因为，像蒲伯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

真正的语警识敏，只是自然装点得入化出神，此亦即心所常付，而善于表达者永无其人。

同是一头牲畜，身上有的部分，可以享受献于公侯筵上的光

荣，而另一些部分，却遭到贬抑藐视的耻辱，会像悬于暴尸架上以示众的死囚尸体一样，挂在市上最令人作呕的肉架上。公侯与隶卒，如果所吃的是同一犍牛或者同一牛犊，那他们所吃的肉，并不会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能是滋味怎样调和、火候怎样掌握、菜码儿怎样放、杯盘怎样摆这些方面。而也就是由于这些方面，一种肴馔，才能令人食欲大振，胃口顶不行的人，都引诱刺激得馋涎欲滴，而另一种，则使食欲最强、胃口最好的人，都大犯恶心，食不下咽。

在同种的情况下，怡情悦性的东西之优劣，少有赖于选题之当与之不当，而多有赖于奏技之巧与不巧。既是这样，那么读者听到后面这番话，一定要非常地高兴：原来我们这个时代，出了一位手艺顶高的厨师，也可以说，连在亥理奥噶巴卢那个时代，也称得起是一位手艺高超的厨师；他有一些高明的原则，我们打算在这些著作里，就谨慎遵从这些原则之中的一条办事。这条原则，像所有研究精饌美食的人所熟识的那样，就是：宴会开始的时候，客人都饥肠辘辘，他只给以平常的肴馔；随后循序渐进，约计客人的胃口越来越小，品味也跟着越来越高；一直到最后，才把最精最美的浓郁甘芳，端到席上。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刚开始，要把穷乡僻壤中所看到的平淡朴素一类人性表现出来，以飨胃口最好的读者，随后才把流行于皇宫王廷和通都大邑那种法兰西和意大利浓烈作料——那也就是，矫性怡情和酒肉声色——加进去，再快刀精切，文火慢煨。用这种方法，我们相信，就能使读者阅览起来，不忍释卷，像这位伟大名庖能使人饫目饕肥，猛吞大嚼一样。

话既说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就不要再使看中了我们这份菜单的各位，耽搁下去，不得“开吃”了，而直截了当把我们备来请教的头一道醒脾开胃之物献上，以飨嘉宾。

第二章 对乡绅奥维资先生简短的刻画， 和他妹妹白蕊的详细叙述。

在这一个王国西部，通常叫作索默塞特郡的那个地方上，最近住了一位乡绅（也许现在仍旧住着），他姓奥维资。他真算得是自然的骄子，命运的宠儿，因为这二者互相争强好胜，看谁能给他最大的幸福、最多的财富。在这场斗争中，据有些人看来，好像自然廓清战氛，取得胜利，因为自然赐给了他好几种恩惠；而命运力所能及的却只限于财富一端。但是命运在行云播雨一般布施财富的时候，总是那样油然爽快，因此另一些人也许要认为，只这一种德泽，就不止胜过他受之于自然的各种幸福的总和。他从自然那方面承受了令人喜爱的相貌，强壮坚实的体格，稳健沉着的脑袋和乐善好施的心肠。至于命运则早已注定，指派他继承了这一郡里最大的田庄之一。

这位乡绅年轻的时候，娶过一位才貌双全、品色兼备的太太，他对这位夫人极尽宠爱。她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却都在襁褓中就不幸夭折了。同样不幸，他得亲自看着这位亲爱的夫人入土安葬。那是这部史书自认为应该开始大约五年以前发生的事情。这番悼之之戚不管使他多么痛苦，他都以通情达理、坚忍不拔的态度隐忍承受，但是我们都得承认，他谈到这一段的时候，往往发一些不太过分的怪谈奇论：因为他有的时候说，他仍旧拿自己当作有太太的人看待；并且认为，他太太不过比他自己稍微早一步启程，她所走的路，他早晚也一定要跟下去，而且毫无疑问，要在一个地方再一次和她相见，见了以后，永不分开。对于他这种思想感情，他的邻居中第一类人归咎于他的神志不清，第二类归咎于他的信仰有毛病，第三类则归咎于他的诚实有问题。

他现在绝大部分时间，都和他一个妹妹隐居乡间，他对这个妹妹很是疼爱。这位女士现在已经年过三十了，据那些尖酸刻薄的人

看来，在这个年纪上的女人，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左该叫作老处女的。她在妇女之中，属于您以品德高誉之而不以容貌美称之的那一类；在她自己同性别的人中间，一般都说她是贤良女人，像您太太所愿意结识的那种贤良女人。实在说起来，她缺少姿色，但是她不仅不以为憾，而且每逢提起这种优越之点来（如果说姿色出众是优越之点的话），就没有不表示鄙视的时候；她甚至感谢上帝，没叫她长得像某某小姐那样有姿色；那位小姐就是因为有姿色，才误入歧途，如果不然，她也许就可以免于颠蹶陨越了。白蕊·奥维资小姐（这就是这位女士的姓名）有一种非常正确的想法，以为一个女人面貌身段长得迷人并没有好处，顶多也不过是使自己陷身的圈套牢笼，也是使别人陷身的圈套牢笼。然而她一举一动，却又是那样小心谨慎，好象一切曾为全体妇女设下的圈套牢笼，都引得她心惊魄动，她的审慎谨飭之德得把她紧护严守，才能使她万无一失似的。一点儿不错，我也曾注意到（虽然这对于读者也许不可理解的），审慎谨飭之德这样地尽职防护守卫，像职司防护守卫的练勇队一样，永远是在最安全的地方，最快当麻利地起而执行职责。这种小心防护，对于男人们所寤寐以求，所为之临风洒泪、对月长嗟，所为之魂断神销、恹恹欲绝，所为之尽心用力、布网张罗的粲者尤物，往往怯懦退缩，令人可耻地来一个弃之而逃、置之不顾，而对于那些男人都敬而远之、畏而疏之、永远不敢冒昧进攻（我想，这是因为成功无望吧）的女人，却老不离脚跟，紧紧追随。

读者朋友，在我们一起再向前进军之前，我认为我应该让你们知道，我打算在这部书里，每当遇到我认为情景适宜的时候，就来一个旁生枝节，舍弃正路。至于什么时候情景适宜，我自己比任何可怜的批评家都能更好地下判断；在这一点上，我只要所有这样的批评家，自扫门前雪，而不要在他们一点儿都不相干的事情或者工作里，侧身插足；因为，不等到他们拿出根据来，说他们由于权威而当上法官，我是不想求他们判断是非曲直的。

第三章 奥维资先生一到家就发生了一件怪事。玳波萝·维勒钦阿姨在这件事里的体面行为，兼及她对私生子的严斥痛责。

在前一章，我对读者表明，说奥维资先生继承了一份很大的产业；有一副善良的心肠，却没有家室的拖累。这样一来，一定会有许多人下结论，说他这个人，忠诚立身，正真处世，从不欠人一文，除了自己的财物，其它概无所取；一家上下，都丰衣足食；对于邻居，在饭桌上热情款待；对贫苦的人，给予一点儿残渣剩炙。他死的时候巨富无比，同时修盖了一座医院。

一点儿也不错，这些事情当中有好多他都做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再做别的事，那我就只好让他把自己放在医院大门的上方，用光滑的易切石，刻上自己的善行义举就完了。但是我这部史书所要写的，比起这些来，就是更为不同寻常的事迹，否则，我写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书，就是大大地浪费时光，而你，我的明智朋友，把某些令人开心的作者故意逗人发笑，叫作是《英国历史》的章节纵游涉猎一下，也同样可以得到裨益和乐趣。

奥维资先生因为办一件极特别的事，离开家在伦敦呆了整整一个季度。不过究竟怎么回事，我却不知道。但据他为这件事而外出这么久，就可以断言，事情一定很重要，因为多年以来，他每次离家，都不会超过一个月。他这次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了，他和他妹妹匆匆吃过晚饭以后，就因为旅途劳累而回到寝室去了。在那儿，他跪了好几分钟的工夫——这是他的惯例，不论因为什么，都不能打破——然后就打算上床就寝；这时候，他一揭开毯子，就吓了一大跳，因为千没想到，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婴孩，

用粗麻布裹着，在他的上下双重单子里正睡得沉稳香甜。他站在那儿，一时让这种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但是他心里既然永远是慈爱占上风，一会儿就对眼前这个可怜的小东西起了怜悯之心。他于是打铃儿，吩咐叫一个年事垂老的女仆马上起床，到他屋里来。同时，睡着的婴孩面色红润十分天真、可爱，所以他就聚精会神地细看起来；因此那位庄重的老成的妇人进来之时，他竟没注意到自己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实在说起来，那位庄重老成的妇人很给了她主人充足的时间来穿衣服；因为虽然主人叫她起来，那样急如星火，而且即使她明知道，她主人猝然中风，或者发了别的怪病，马上要一命呜呼，而她为了尊重主人和顾全体面，却也在镜子前面整发拢鬓，待了有好几分钟工夫。

一个人，对自己的仪容顾及那样严格，遇到别人稍一不顾体面就大惊小怪，本不为奇。因此，她刚一打开门，看到她主人的那样一种打扮站在床边，手里还拿着蜡烛，她马上大惊后退，本来也许还要晕厥倒下；幸而她主人一下想起来，他原来没穿上衣，立即告诉她，叫她先在门外等一下，等他把上衣披好再进来，才让玳薇罗·维勒钦阿姨那双见不得脏东西的眼睛，不再受惊奇怪。因为她虽然已经都五十二岁了，都起咒赌誓地说，她从来没见过不穿上衣的男人。好嘲弄的智士，或喜戏谑的哲人，也许觉得她头一次吃惊，是令人可笑的；但是更稳重沉着的读者，如果想到半夜三更，叫人硬从床上叫起来，再加上她看到她主人那番光景，一定会认为她这种举动完全理所当然，应该盛加称赏；除非他想到，维勒钦阿姨这种举动，无非出于审慎谨飭而已，而审慎谨飭，我们应该认为，对于一生之中，到了维勒钦阿姨那样年纪的老处女，必定追随陪伴，不离左右，如果这样一想，也就不觉得她有什么可以盛加称赞的了。

维勒钦阿姨重新回到主人屋里，听到发现这个婴儿的经过，她那时的惊讶，比她主人刚才还要更甚；她忍不住不但大惊失色，而且还大惊失声，嘴里喊道：“哎呀，心善的老爷啊，这可怎么办哪？”奥维资先生答道，那天夜里，这个婴儿就归她照管啦，到了

明天，他就吩咐人给他雇一个奶妈。“不错，老爷，”她说，“我还期盼，老爷您发逮捕令，把这个孩子的妈——那个小娼妇抓来，因为她一定就住在这附近左右。我得看到她关进布莱得维勒，拴在大车后面叫鞭子抽，才可称心如意。不错，这种坏透了的烂污货，您不管怎么严厉惩治她，都不为过。就看她这大的胆子，愣把罪名扣到老爷您头上，我敢说，这绝不是她头一个孩子。”“把罪名扣到我头上，维勒钦！”奥维资先生回答说，“我就看不出来，她有这样的打算。我以为，她采取这种办法，只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有吃有穿的地方罢了。我还是一点儿不错认为，她没办法出更坏的事来，觉得高兴哪。”“这种该死的臭婊子，把罪名栽在忠厚老实人头上，还有比这个更坏的吗？我还真没听说过；老爷您自然应当知道您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全世界别的人可都吹毛求疵，好嚼舌根哪。有好些忠厚老实人，碰上倒霉，叫人家拿着当成和他毫不相干那种孩子的老爸，还不有的是吗？再说，这样的孩子，区上有义务养活，您为什么非自己收养不可？轮到我自己，要是这个孩子是正儿八经的人家的，那自然另有一说；不过这种不是正道儿上来的小杂种儿，那我自己连碰一下，都觉得恶心得慌，我简直不能把他当作是和我一样的人看待。嗨！您闻一闻他这臭劲儿！他的味儿就不像正儿八经人家的。您恕我多嘴，要叫我出主意的话，我就要叫人把他装在篮子里，送出去，放在教堂管事人的门外面。今儿夜里天气很好，只小小地刮点儿风，下点儿雨，那不打紧；所以要是把这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放入一个暖和的篮子里，那等到明儿早晨有人看到他的时候，绝对死不了。即便他真死了，咱们把他好好地照顾了一番，对他也算尽责任了。其实，这种孩子，还不如在什么都不懂的进候就死了，那比他们长大了跟他们的妈学还要好一些；因为这种孩子，您绝不能指望他们长大了不跟他们的妈学。”

这番话里，很有些太鞭辟入里的地方，如果奥维资先生当时十分用心听，也许会生气的；但在那时，他把一个指头伸到那婴儿的小手儿里，小手儿轻轻一抓，好象求他帮助似的，这样一来，一下就把维勒钦阿姨那番确实滔滔不绝，恰当不移的贬抑之词，战而胜

之，即便那番话比他的力量再大十倍，也无济于事。他现在斩钉截铁地吩咐维勒钦阿姨，叫她把孩子带到她自己的床上，再叫一个女仆来，叫她给孩子预备奶糊以及别的东西，等着孩子醒了的时候用。他还吩咐，明天一早，就把婴儿应用的小衣服，一概预备好；又吩咐，他明天一起来，就把孩子送到他跟前。

维勒钦阿姨很会察颜观色，见机行事，她对主人又极恭顺驯服（她在主人手下，当的是一份美差）；所以她良心上的顾忌，在他的严厉命令下屈服，一点儿也看不出她对这孩子出生非法有任何厌恶之意，她把孩子抱起来，嘴里还说着，这孩子是个甜美可爱的小娃娃，往自己的卧室走去。

奥维资于是进入一枕黑甜之乡，这种黑甜之乡，是如饥似渴、一心向善之人，一旦所欲得遂、心满意足，所极易于享受到的境界；既然这种黑甜之乡，比起另外其它的丰筵盛席所能导入其中的，都可能更甜美酣畅，因此如果我知道有任何地方，风儿清爽，能使读者起饮和饱德、履仁行义之欲，因而可以向他推荐，那我就更加惨淡经营，使这种酣适的黑甜之乡，展现于读者之前。

第四章 我如何把一个角色写得巍巍如高山，使读者攀登而上，有折领断头之虞，读者如何脱险；以及白蕊·奥维资小姐如何大为纡尊降贵。

奥维资先生的府第那样超拔瑰丽，可以说尽了哥特式建筑之能事，绝没有别的哥特式建筑能与之相比。它显示一种宏伟壮阔的气派，使你一见神为之夺；它可以和最美的希腊式建筑那种秀丽典雅媲美。它的内部宽阔明亮，使人舒畅，外部庄重严肃，令人起敬。

它屹立在一座小山的东南面，但是却离山顶远，而离山腰近；

在它东北面是一片古老的橡树平林，在宅后耸起，以渐而上，几乎有半英里远，把宅地遮掩卫护；同时又是居高临下，能使人对下面山谷里一片最迷人的景物游目骋怀。

在这片橡树平林的中间，有一片细草如茵的草地，斜倾而下，直到宅后。靠近草地的最高处，有一道泉水，从杉林的岩上流出；泉水荡漾，汇成一道瀑布，约三十英尺高，经年长泻。它往下流，所经并非齐整石块，而是在苔痕斑驳的乱石纵横中踉踉跄跄，纯出天然，直奔岩下；到了岩下又变成卵石累累铺在水底的溪流，曲折而前，汇为许多较小的瀑布，最后流入山根下面一个小湖；小湖在它的南面下方约四分之一英里之处，从宅中前部的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看到的。小湖四周是一片美丽的平野，它正居于平野的中心，平野上有梧桐和榆树丛林点缀装饰，有青草供绵羊啖食。从这个湖里，泻出一条河流，有好几英里长，在令人惊奇的多种丛林和草场中间，曲折蜿蜒而去，直泻入海中为止。这片景物，就以这片海的一个大海湾和海湾外的一个岛屿，组成这一面的屏风。

这个山谷的右面，展开了另一个较小一点儿的山谷，谷里点缀着好几个村庄；山谷的尽头是一个废弃的高阁和废弃前门儿的一部分，作为终点；阁上全是常青藤攀附缠绕，前门儿则仍旧完好如初。

左边的景物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美丽的园囿，园囿的地势有高有低，又有许多小山、草地、树林、溪流，呈显错综变化的美丽。园囿的设计很具匠心，但它这种美依然靠天然而不靠人工。在园囿之外，这片原野，以渐高起，于是几座荒山，拱起一道高岭，岭上的顶峰都高入云霄。

那是五月中旬，那天早晨天气异常晴朗明净，奥维资先生走上平台，只见晓色每一分钟都把我们所描写的可爱光景更多地展现在他面前。现在太阳先送出布满各处的光波，一直送到奥维资先生眼前的蓝天之上，作为它扬辉耀彩的先导；于是太阳自己，在全部光芒四射中，冉冉升起；它那样辉煌荣耀，在人间俗世，只有一个造化物，可以说超过了它；而这种荣耀就是奥维资先生所表现的——

一个尘世的凡人，充满了仁爱之心，一意琢磨，如何为他的同类广行善事，就能使自己最得天心，最合天意。

读者朋友，你们可要当心。我现在出于鲁莽，贸然把你们带到像奥维资先生那样巍巍然的高山之上，怎么才能使你们从那座山上下来不至于摔断头颅呢，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不管怎么，让我们一齐冒险溜下去好吗？因为白蕊小姐打铃儿请奥维资先生吃早饭了，我得跟着他去，要是你们高兴的话。我还欢迎你们同去，奥维资先生和白蕊小姐，像平常那样，互相问好请安以后，茶也倒出来了，他就呼唤维勒钦阿姨前来，同时告诉他妹妹，说有一件礼物送给她。她对她的盛意表示了一番感谢，一心只想，礼物一定是长袍，再不就是打扮装饰用的东西。一点儿不错，他常送她这类礼物，她为迎合顺从他起见，也费了很多的时间来打扮自己。我刚才说，迎合顺从他，因为她对于衣饰，对于那般专以修饰打扮为务的女人，永远极端鄙视。

但如果她本来指望的是那类东西，而现在维勒钦阿姨按照她主人的吩咐所亮出来的，却是一个小小的婴孩，那她应该怎样的失望啊！一个人大吃一惊后，像通常看到的那样，易于哑口无言。现在白蕊小姐正是如此，一直到她哥开了口，告诉她关于婴儿的全部经过；这既然都是读者知道了的，也就恕不重叙。

白蕊小姐对于妇女习以为常所说的美德懿行，一向非常重视，对于束身律己，一向严厉有甚，所以大家认为，特别是维勒钦阿姨认为，这一次她一定要大发娇嗔，表示深恶痛绝，一定要坚决主张，非把婴儿马上送到宅外不可，因为他是一种污秽肮脏的东西。但是，谁都没想到，事实却正相反；她对于这个问题，有些站在慈善那一方面，对于这个一切仰人的小小婴孩表示怜悯，对于她哥哥的义举善行，表示赞赏。

我们对读者说，这位善人义士用以下的话，结束了他的叙述，说他决心要好好抚养护持这孩子，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样抚育教导，使之成材。读者也许要认为，白蕊小姐是降尊纡贵，屈从她哥哥的意思，所以有这番表现；读者一定拿这个来解释这番表现的道